

云落花風暖鶯聲細。芳草春濃蝶夢甜。蘇小墓云。嘶殘楊柳青驄馬。香冷枇杷白板門。皆佳句也。

余家藏有文徵仲待詔青綠界畫山水一幀。高淡簡古。氣韻渾厚。見者輒謂逸品。幀之左角有南雅居士顧吳堯純孝廉七古一首云。溪翁江南愛山者。茅亭看山傍林野。僕隸遙傳少府堂。丹青索我手摹寫。開圖挂壁心茫然。落手溪心猶往年。呼童風爐蒸青竹。瓊絲蟲島生茶烟。憶昔風流自相許。放浪甘爲子長侶。雁宕峯前臥白雲。滕王閣上看秋雨。弔古曾臨鸚鵡洲。漁歌落日江悠悠。彌衡已去阿瞞逝。空遺鴻雁悲清秋。回首風烟事如昨。抱琴無處尋花萼。山中野寺僧獨歸。滿林黃葉風蕭索。題時在嘉慶辛酉花朝。此幀係先嚴得之於上海骨董店。後爲余節母盧太碩人病。囊空無力延醫。忍痛售去。

徐虞門遊梁詩。有云。地控蕪秦開闔城。天分南北鎖咽喉。平鋪白草千原曠。忽折黃河一線流。與郭小峯之金焦詩。長江莫漫誇天險。京口而今屬下游。二語寫形勢同一瞭然。下筆開闔亦相頡頏。是從大處落墨。非詹詹於小言者。

余同譜兄海甯汪閑閣。詩詞之外。工作聯語。常題西湖仙樂處酒家云。翹首仰仙踪。葛也仙林也。仙蘇也。仙我今買醉湖山裏。非仙也。仙及時行樂地。春亦樂。夏亦樂。秋亦樂。冬來尋詩風雪中。不樂亦樂。又題西湖得與樓酒家云。筵前青嶂迎人。當畫裏尋詩。添我得閒小坐處。檻外綠楊如許。恐客中買醉。惹他興起故鄉心。二聯均工。

作詩易。集詩難。集寫景之詩易。集敘事之詩尤難。蓋往往不失之寬。即拘之膩。去此兩病。乃可言佳。吾友鄒鏡棠茂才。京口人。爲曲園入室弟子。有集句詩集二卷。黃花農侍郎題爲雲錦天衣。曲園太史許爲集句詩人。其佳作如晚渡揚子江云。半帆斜日一江風。許渾家在扶桑東。更東。韓偓兩岸猿聲啼不住。李白一川秋草恨無窮。張泌橫陳錦綉闌干外。陸遊多少樓台烟雨中。杜牧天接海門秋水色。杜牧乾坤浮水水浮空。蘇軾落花云。一世榮華一夢中。李致一枝紅。一枝空。唐求平生閒過日將日。劉威世事如聞風裏風。李羣玉細水浮花歸別澗。韓偓夕陽和樹入簾櫳。韋莊迴看池館春休也。李建勳也覺天公不至公。鄭谷戀花行步步遲遲。方干多在青苔少在枝。崔櫓春色惱人眠不得。王

安石。舊游回首漫勞思。李羣玉。東風也作清明節。陳與義。明月誰分上下池。蘇軾。此地繁華終未歇。李涉。梨花如雪柳如絲。錢謙益。春江花月夜。畫出清明二月天。韋莊。桃花紅雨柳花綿。方岳。洛陽城裏花如雪。宋之問。揚子江頭月滿船。羅天錫。月不常圓花易落。吳融。花須終發月終圓。溫庭筠。江春不肯留行客。劉長卿。水色晴來嫩似烟。白居易。其他諸作尤佳。真探不勝探。嗚呼。自黃氏香屑集。朱氏壽錦詞。而後。鄒子之作。將與鼎峙而三。

莆田周明瑛女史。寄夫一柬云。離職之所以妙者。在亂辭無緒。緒益亂。則憂益深。所寄益遠。古人亦不能自明。讀者當危坐誠正以求所然。知粹然一出於正。即不待以奧鬱高深求之。不料數千載後。靈均知己。翻在婦女。吾愛明瑛。吾悲屈原。

嘗考詠史詩。起於晉。詠物詩起於梁。竹枝詞體。本起於巴。漢間男女相悅之詞。劉夢得始取以入詠。詠諧嘲謔。是其本體。楊升菴引王彪之竹賦。謂防露爲竹枝所緣。始亦屬有見。

江都陳友蘭女史。所著冷紅軒詞亦佳。余尤愛其春夜卽事。調寄浣溪紗云。梨影溶溶小院幽。

秋千閒挂綠楊。微風輕曳綉籠鈎。月色冷臨金屈戌。花枝低拂玉搔頭。紫簫自按夢揚州。又一李清照矣。

長洲朱竹廬孝廉名隨。爲文公二十二世孫。少負盛名。淡於榮利。自嘉慶辛酉鄉舉後。一赴計偕。卽絕意進取。生平酷愛詩。出筆不凡。然不名一家。著有玉蘭山房詩鈔十六卷。後爲其子薇卿孝廉編刻四卷。佳句盡入選中。可無遺憾矣。記其病鶴兩聯云。年荒衣食謀生拙。俗儻親朋念舊難。風雨青燈親短劍。江湖白髮誤儒冠。卽非杜陵。亦近香山。又北上途次口占云。溫飽原非吾輩事。艱難始信古人詩。譬如秋風容易亂。夢隨更漏一時殘。數家茅店月猶午。千點疏燈星未闌。村無兼味惟耽酒。路有和風欲換衣。所謂抒寫性靈。脫盡摹擬積習者。卽置諸小倉山房集中。恐亦不能辨格葉。吳下言詩家時。就以格律相高。奉歸愚爲宗匠。然能力救其弊者。端賴孝廉。

戊申暮秋二十七晚。鐵沙燕子與余同登羣玉坊玉簪香眉史妝閣。眉史纖纖脣短。恰稱品題。增之不能。減之不得。真所謂美佳人也。窺鏡台旁。惜少妙詠。燕子搜索枯腸。得雙飛蝴蝶楚嬌。

香七字。千思無其偶。囑余作對。余座上起立。團團圍走如驢磨。忽得一曲。鳳凰秦弄玉句。二人大喜。即喚龜奴至九華堂。買金箋。寫之補壁。見者莫不稱爲絕唱。

沈文恪詩風文章。蔚爲一代山斗。其父得與學士。詩尤醇厚。其春日招諸生云。春風來。蝴蝶好。花自爲開。好鳥林間鳴。求友聲。嗜嗜我心適。無事觸物俱和諧。鳥向求其聲。人豈無同儕。花下設杯酒。願與諸子偕。中心諒有得。各自抒我懷。元化本大公。何用分形骸。固春風沂水。無非天趣。而淳厚處。直適盛唐。熙熙然如登春台。嗚呼。此種詩。今不多見矣。世運升降。可以觀焉。

東坡詩云。少陵爲爾牽詩興。底事無心賦海棠。海棠乃少陵母名。杜以奉諱。故不詠。又其父名開。故詩中不用開字。娟娟戲蝶過閑慢。句。閑字實開字。刊本誤也。古人奉諱謹嚴。李長吉以父諱終身不舉進士。又豈止一少陵已哉。

今世界進化無已。昔之所謂新奇者。今且視之爲陳腐矣。如劍南有句云。齒豁不可補。髮禿無由栽。二語觀之。直等諸明日黃花之概。使我輩今日之詩。令數千年後人見之。更不知舊到何處也。

作詩必得江山之助。凡山水奇險處。出筆較易見長。故老杜入蜀後詩格。亦爲之變。劍南有句云。此身合是詩人未。細雨騎驢入劍門。評詩家取爲壓卷之作。漁洋集亦以入蜀詩冠絕生平。吳中盛錦。字青嘯。雍乾間詩人也。名滿大江南北。與沈歸愚相契合。壯年後入蜀。詩格愈蒼老。著有青嘯詩鈔三卷。名句絡繹。亦摘不勝摘。絕後空前之作。十居八九也。未幾即卒。適沈刻別裁集成。併爲梓其遺稿。名青嘯遺稿。余物色四年。始於楊姓書賈處見之。後以任立凡山水冊頁一幅。易歸珍藏之。

余春間亦曾集唐感事五絕。讀鄒子鈞之作。真令我媿煞矣。其詩云。丹鳳城南秋夜長。海天愁思正茫茫。十年一覺揚州夢。雲雨巫山枉斷腸。多情却是總無情。別有幽愁暗恨生。日暮東風怨啼鳥。淒淒不是向前聲。別夢依依到謝家。烏衣巷口夕陽斜。紅樓隔雨相望冷。終古垂楊有暮鴉。斷無消息石榴紅。雲想衣裳花想容。畫閣珠樓盡相望。月斜樓上五更鐘。自古多情損少年。春愁黯黯獨成眠。映階碧草自春色。楚客相思益渺然。

鄒鏡棠登京口北固山。曾集一聯云。我輩復登臨。舊業已隨征戰盡。大江流日夜。天風常送海。

濤來。晉節蒼涼。一氣呵成。無怪其膾炙人口也。

樊川詩云。秋盡江南草未凋。或曰草木凋。夫秋盡而草木凋。自是常事。不足道。然則江南地。雖秋盡而草木不凋耳。此必是俗本之謬。往往以傳寫之誤。一字不工。能使全篇俱病。此書之所以貴舊本。金聖嘆批西廂記水滸傳。往往言古本可貴也。

年年七夕。瓜果雜陳。小兒女羅拜庭下。乞巧而已。乃天韻閣主。鬻因女史黃箴詩曰。造化元機。却忌才名。花終古少常開。阿儂不乞天孫巧。但願年年送拙來。不願乞巧而願乞拙。蓋因殆傷心人。別有懷抱歟。古今詠七夕詩。當推長洲沈歸愚之。只有生離無死別。果知天上勝人間。二句爲絕唱。

鬱平陳鹿笙。齋書名馳天下。晚年歸里。避跡西湖。自號湖上寓公。以詩自遺。與家君時更番唱。酬集稿甚富。丙午六月六日。避歸道山。可異者。其易贊時。神色清朗。素紙筆書一絕曰。行年八十等浮鷗。萬斛塵緣死始休。但願海疆風盡息。家聲不墜作清流。書畢而逝。其眷念家國。耿耿此心。殊足令人起敬。至今人家得其吉光片羽者。莫不珍如拱璧云。

王章孟柳之詩。均清深閒淡。了無塵俗。其派同出於陶。然亦微有不同處。昔人評詩。謂右丞如秋水芙蓉。倚風自笑。蘇州如園客獨幽。暗合晉徵。襄陽如洞庭始波。木葉微落。柳州如高秋獨眺。霧晚孤吹。洵至論也。而評王孟尤確當。

戊申暮春。南匯布衣謝企石。卸履則吟社於海上。同社者八百餘人。可謂盛矣。孟夏中旬。公舉雲間楊古韜。夫子爲社長。夫子爲雲間耆宿。同治初。以縣令需次兩浙。曾五知縣事。政聲卓著。有口皆碑。任新昌時。適土匪擾亂。蘇據江山。與新昌爲接界。先生以己資召集鄉團。晝夜固守。閉邑賴以保全。鄉民感其德惠。立生祠以頌之。與余從祖伯庭公爲同寅老友。秋七月下旬。桐溪張心蕪。贈弟自甯來蘇。留宿一宵。翌日與之同游海上。晉謁師門。則一朱履白髮之老名士也。先生年七十有九。人望之如五十許人。與同社八人。恭宴先生於燕慶酒樓。預祝來歲八旬大壽。侍飲時。詢及余從祖伯公。不禁有今昔之感。蓋從祖去世。已二十餘年矣。飲畢。先生首唱一律。弟子八人。各依原韵。和再至漱石廬。合攝一影。以留紀念。先生步履甚健。不藉人扶持。其冀視功名。享其大壽。歸隱山林。以詩酒自娛。且殷殷旋掖後。進爲己任。人咸比爲隨園老人。



到老無他樂。一日未嘗離子孫。

簡齋云。詠物詩無寄託。便如兒童猜謎。此語誠然。時希之詠露有云。吐異精華都不恤。要留經緯在人間。詠蛾云。漫言投火身將死。自有佳人拔玉釵。詠蝶云。可憐爾為花香瘦。幾見花香令爾肥。趙子鳴詠蜂云。釀蜜采花分將相。得才容易用才難。詠蛾云。可憐爾破青燈誤。還破青燈笑爾愚。詠龍云。千古誤他唯一睡。盡從領下失明珠。是皆別有寄託。非可僅看題面者。若張翥人之感物吟。舖敘事實了無寄託。是直兒童猜謎耳。

余有詠紙鸞一絕云。借得吹噓力。登天路未遙。不知風定後。能否上雲霄。蓋亦有感而作。海昌汪廣文處廬一字處三。別家閑閉居。土清曠爽散。似晉唐人。愛西湖風月。買三弓地於斷橋旁側。築草廬。拓蔬圃。徜徉其間。案頭供陽羨粗磁一盞。中貯頑石半拳。雜樹鵝花雁竹。缺空玲瓏。雲烟變態。每至酒後。獨自把弄。仰天嘆曰。人生百歲。不能走六合。看五嶽神奇。撫此小點綴。聊當臥遊而已。其於懷淡宕。可概見矣。西湖雜詩一首。江南北傳。離即西子湖濱弄魚兒。

千古詩人少。遠而多窮。一若有定例。然即如李長庚。晚年仍至流放夜郎。醉沈江水。嗚呼。其託名撈月尋詩。猶屈三閩。傲賦投汨羅之意耳。五言七字。豈暗伏貧根死線耶。非也。總之多詩者。必多情。工詩者。必工愁。我輩有情。麗愁。麗詩。麗三魔。纏於一身。則磊砢落拓。可知矣。陽貨曰。為富不仁。為仁不富。真對詩人按病切脈之名言。

維揚陳維芝名延祺。詩品在松圓大復間。余於其案頭。見有洞簫館詩草一冊。感其近作。持歸校閱。一過中多名句。如病瘞云。年來世味離管。如此炎涼味始諳。除夕感賦云。笑問梅花忙底事。南枝催着北枝開。秋夜云。亂雲千里夢。獨客一燈心。又中秋對月云。照徹人間無表裏。不知天上可清寒。此乃不拘拘於對仗。而對仗自亦工整。有神似陸放翁者。有春寒云。勒住瓶梅不放花。小盆冰泣水仙芽。委綠毛蠶難容補。酒為通深已斷除。在劍南集中。亦為得意之句。和貝落花十六絕。風調絕佳。茲摘錄一二云。晨鐘敲夢報春歸。推枕驚看萬象非。最是杜鵑聽不得。異鄉詞客減腰圍。伊誰調護繫金鈴。笋自抽梢柳自青。獨有紅顏偏命薄。年年春盡感飄零。

紛紛作陣撲麝麝。竟藉風扶上玉樓。樓上玉人剛罷綉。一雙紅淚對花流。皆自出心裁。道人所未道。可推為絕唱。以余原作較之。真土牛芻狗矣。

說部中所載詩詞。體俗極多。佳者亦殊不少。每每為書所揜。遂以不彰。良足可惜。余近於說部中。獲見儲公篇一章。纖穠頑艷。繡縵綉。作者之綉口錦心。直欲凌飛卿而躡義山矣。愛不忍釋。因為錄入詩話。初不以其說部而忽之也。詩云。簾鈎戛玉聲玲瓏。櫻桃花映銀絲。綠雲歌側燕。雙雙。年年錦字春。幾紅。遠山寸碧。雙眉翠。鮫綉半染胭脂。淚。玳瑁梁間燕子飛。鴛鴦瓦上。輕奴睡。飄烟抱月一尺腰。星眸欲妒春雲。狡。玉螭細細盤條。脫。金雀雙雙飛步搖。多情即似桐花風。日近風。鬢身不動。軟愛香羅霧縠輕。妓嫌錦帳銀鈎重。畫闌朱箔懸蜻蛚。碧桃一樹開。娉婷。朝朝花下許郎看。只格一扇玻璃屏。郎採桃花比儂面。桃花易見儂難見。妾貌常如月二分。郎心莫學文三變。羅幃寂寞真珠房。麝脐龍髓燐餘香。錦麟三十六難寄。碧簫吹斷雲天長。綠綉笙。盡挂東壁。無花無言春寂寂。怨女思彈柔婦。等。宮人愁倚楊妃笛。海棠醉。墮蝴蝶。飛。柳絲。

心思百回。閒時又逐爐烟起。(若花月痕說部所載詩詞亦可觀)

從古詩人未有多情者。薄情人決難得詩中三昧。詩魔即情魔。情思乃詩思也。崇明袁秀才保香。聞麗則吟社。遂襄琴劍。忽忽學打包行脚僧。航海來滬。入門別無語言。高聲曰。我隨園詩孫袁保香也。屢良處適適在社。握手傾談。如逢舊識。二人殷勤各出阮囊百錢。倩禿童沾竹葉稻花新釀。買巨蟹半隻。開東齋。坐西窗。剪巴山蠟燭。對蕭疏菊影。把盞擊。酒。次折柬邀謝春柳王漁隱及余。余忻然往。恰如竹溪六逸之數。

清乾嘉間。負詩文盛名者。首屈唐袁簡齋。然其本領不過以性靈二字作貨。即賣弄風騷耳。並無真學問也。嘗遊嶺南。欲見黎二樵。二樵閉門不納。通函拒絕。且痛詆之。袁得書。如身被芒刺。敗興而歸。黎為嶺南三家之一。宜其折服括倉山老猿也。

道光年吳縣宣也。布衣名耳。奇狂辯傲。鄙夷富貴。工詩。最長七言排調。畫山水。純似大小米。酒顛。灑墨滿紙雲烟。觀者不辨墨痕雨痕。能唱蘆花調。其聲出金石。嘗於雪夜獨駕一葉舟。入太湖。登洞庭。尋林屋。高歌行路難。生別離。長相思。三疊曲。宿鳥醒夢。繞樹亂飛。臥猿斷腸。沿溪。

急。實時人比爲孫蘇門嘯焉。晚年窮餓。客死金閨城樓。好義者爲買六尺地於鄧尉山麓。題碑銘片石。上鐫清故布衣宜也。之墓。梅花萬點。詩人一魂。明月在山時。猶聞先生吟詠聲也。擷華女士王才。余友南匯布衣謝金石之配也。言德容工全婦道。秉性穎悟。尤工詩畫。寫兒童騎竹學官圖。一片天機。騰躍紙上。嘗曰。羅兩峯畫鬼魅。趣則趣矣。未免使人生恐怖心。不若余之畫獼頑小兒女。可動人起歡喜心也。詩最長五七言雜句。鸞鴛云。雌雄三世夢。夫婦一生成。又紅燭云。心灰秋咽血。眼淚夜彈絳。咏棋局則如世途黑白原難道。人事縱橫總不平。語多哀感。而對仗之佳。直似放翁。復有落花十首。試置之龜蒙集中。亦不辨真僞。因摘其短句於下。有小樓春夢剛三月。流水斜陽送六朝。鶴雛敏門南院雨。杜鵑啼血北邙山。燕子銜泥歸畫棟。楊妃扶醉弔秋棠。癡癡春雨銷沉夢。陌路秋風落拓人。等句。嫁布衣十八年。夫妻倡和得闔房之樂。不幸造物忌才。忽擄喉疾。慘亡。布衣痛賦悼亡曲。令人不堪卒讀。并爲徵哀詞於海內。一時消閒社友進悼詩者。殆數百家。余亦在其列。猶憶其中有寄聲黃浦灘頭月。莫向鯨魚泣處圓句。女士通音律。吹鳳簫。悠揚可止雨聲。著有綴芳樓稿行世。身瘦弱多病。僅育一男。名維

七歲。擷華卒。布衣守義不再娶。父代母職。問暇。馳寒友朋爲之酸鼻。覆遇如此。豈不大可憐哉。

麗則社詩人。多以天字取別號。湘湖胡蘄廬觀察。號天膽閣。泉唐陳蝶仙秀才。稱天虛我生。餘若天笑天顛天宥天鵬樓天祝書齋。余亦自稱天問樓。指不勝屈。社員閑居。土善談諧。有東方歲星滑稽之譽。笑謂同社曰。此可謂靠天吃飯。

村塾館師。識字不多。宋人詩有里儒朱墨開冬學句。可見春夏秋冬三季。鄉裏小兒。俱不讀書也。隨園詩話。載有一條。牧童八九縱橫坐。天地元黃喊一年。則又不專爲此輩說矣。趙益都宮詹有都鄙乎文喧不已句。都鄙乎文。乃魯論都鄙乎文哉之誤耳。聞之堪發一大噱。

詩鐘一名百衲琴。取兩物絕不相類者。而聯綴之。呵成一氣。又須無斧鑿痕。方爲妙詠。看似容易却難也。慈谿王祖餘。最長此體。今觀其作蘋雲一聯。不禁翻身拜倒。句如飛絮可憐前度夢。散山有約幾時歸。寥寥十四字。竟有釋迦牟尼在舍衛城說金剛經第三十三節。人生濁世。不過夢幻泡影。如露如電光景。又若諸葛武侯未出隆中。先料理南陽八百株桑。待功成後歸隱。

思想。露西漁隱。得此一聯。可謂生平傑作。

人間事却有聽之甚快。而身列其境。願形憫惱者。惟詩詞最多。在彼亦不過借此點綴而已。不必具有其境也。如淚痕。病容。嘆息聲。破帽。殘衫。雙鬢。陋巷。囊空。冒風雨訪友。深夜掃紅葉。敲冰撥瓦。甕圍小泥爐。煮茗。剪西窗北燭。對客清談。如此情景。何等高雅幽閒。然當厥地位。異常清苦。故世途之祗可耳聞。不可目覩者。大率類是。况又心感身受者耶。

深巷美人看不足。春風鳩裏訪桃花。此陶石隱雜詠百首之斷句也。夷猶個宕。余酷愛讀之。惜未觀其全璧。石隱作詩文。隨時拋棄。不自貴重。往往似天外神龍。東現一鱗。西露一爪。使人可望不可即。目窮心滲而已。

謎語古稱廣詞。左傳亥有二首六身。即其濫觴。又名文虎。亦號隱言。商燈之說為最近也。然雖小道游戲事。規矩準繩。却不可廢。是故學士才人。往往不能精藝。非好博深思人。未許窺籬奧。並有所謂廣陵十八格。若掩籬與雅傳神。為三大格。重門會意。陰為三小格。餘如比干壽星。脫帽垂髭。發鬚。尾。種種。俱係別派文流。至於標者不履。標者不履。其難如此。蘇垣吟社。以林黛玉詩。鑲格徵句。余以妃子葬花。雙眼淚。丈夫結果一頭顱。博冠軍焉。

十二首。載黃式權海濱小譜。

從古女子有才。天必忌。較磨折名士。尤甚。做謔有女子無才便是福。不論男女。凡抱才者。心緒。情氣。格。斷不平庸。自有一種磊落清奇之概。吾友南匯謝璋。雖不能稱名士。然其德配王氏。則真一才女也。工詩。工畫。又工擗笛。一聲楊柳。三疊梅花。使人月夜聞之。動故鄉蘊蘊之想。有詩

作詩猶作史也。昔龍門南游江淮。上會稽。探禹穴。窺九嶷。北涉汶泗。足跡徧天下。故其乘筆修史。卓越今古。惟詩亦然。設非橫山範水。鑿險絕幽。湖海鬱其豪情。風雲盡其變態。安能疏瀹性靈。發揮天籟。若夫義局於一隅。理拘於咫尺。竊獮祭而操觚。窺兔園而陳冊。縱裁紅剡翠。或謂風流。而依草附木。終慚作者。始信洞監風騷。端賴江山之助。

銷四句情致纏綿。百讀不厭。末署翠嬌二字。似出閨秀手筆。詢之。惜花伴笑不答。今春休沐餘閒。朝訪夕探。甫悉翠嬌。產自浙東。貌尙可人。工酬應。擅畫能詩。一見如故。議論風生。余本見情司空。也應拜倒石榴裙下。嗣因公返吳。索其送行詩。即拈寫一截云。小營巷外駐驂驢。祖饌同斟酒一甌。聽唱數聲河滿子。黃金買盡美人愁。余讀畢大驚。起席謝曰。卿誠天才。我真媿死。歸謁業師倚翠樓主。備述顛末。師曰。翠嬌性頗聰慧。幼歲就傅稽山。並不知音韻。後從吾游。授以四聲。相解吟詠。庚子迄今。不知所在。及睹蝶影詞人。方知題扇係伊捉刀。送行即伊之別情詩也。不覺大笑。

十月五日。細雨龍烟。邀吳眉孫來社。一爐紅葉。汲水烹茶。評論同社詩文家品。藝眉孫抵掌雄談。聲震屋瓦。滔滔汨汨。如瀉雲門百尺松濤。據云。駢儷文章。首屈杭州何春旭。小詞端讓鐵沙奚燕子。南北曲惟泉唐陳樹。堪稱第一。七言長古。除中冷亭長葉玉森外。無第二人。至於書法。則南通張三江都秦琴。繪事則鬱平梁又銘。慈谿王祖餘。能兼詩書畫者。當推成飯牛。余陡聞之下。憤感交并。眉孫與洞庭芝眉。爲社中三眉。余嘗以三人之別。編作三眉。公。丹徒。江。

豆齋主碧螺峯黃葉村人。眉孫丹徒儀虞生。別號雙紅。豆齋主芝眉吳縣洞庭西山鄉畫碧螺爲七十二峯之一。產茶甚佳。宋學牧仲中丞。題名碧螺春。

射湖吟。以蘇武牧羊。祖述聞雞爲題。徵薄海同文佳詠。孟城徐恩銜欽韓。最得體。句如記得丁年奉使隨。牧羊海上到而今。書憑雁寄何時到。夢斷羣生無處尋。四野風沙催漢節。一天冰雪照臣心。麒麟圖像酬功日。回音英雄淚滿襟。雞聲忽渡野村西。撥亂心情不住啼。半壁河山方岌岌。中原風雨正凄凄。雄飛何日乾坤轉。雌伏伊誰堪堞棲。若使一鞭先挾着。銅駝冷臥草萋萋。兩律探驪龍珠矣。

小杜。上海人。年十有三歲。貌白皙。溫文如處女。然性慷慨。喜任俠。慕杜保之爲人。故自號小杜。嘗於霜天曉起。聞角聲嗚嗚然。遂悲風而來。慨然曰。此國民軍出陣之聲也。因拔劍起舞。又唱出軍歌。至陽春三月桃花爛。祀我沙場戰死魂。兩句。音韻悲抑。志氣激昂。爲之泣數行下。其英爽有如此。肄業某校。校長奇其才。拔之爲學長。排難解紛。全班翕然。同學皆愛戴之。無間言。願小杜之爲人。雖志懷憤惋。偶儻不羣。而舉止復蘊藉。無矜於氣。屬文之外。每喜著小說。曾有恨。

海波一篇纏綿悱惻。悲哀動人。又于課餘時。學唐人吟咏。其間情兩絕云。綠窗悄鎖玉爐烟。一抹斜陽慘淡天。愁倚雕闌數郎暮。淚珠紅暈濕衫前。憐卿憐我太多情。多當信愁來自有魔。歷綫年年忘歲月。春花秋月等閒過。昔太史公。侯傳贊曰。余以為其人魁梧奇偉。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。我于小杜亦云。

乾隆朝。洞庭山吳之弼孟輔。詩集名黃葉村莊。卷首禹之鼎畫一小影。倚船俯水。有臨流自得之趣。余友蔡眉良。亦洞庭山人。其別署為黃葉村農。可謂古今不相謀而適相值矣。難道東坡扁舟一棹歸何處。家在江南黃葉村之句。指洞庭而言乎。眉良喜吟咏。頗似小杜。魯論無燭字。九經無茶字。六朝以前無花字。增廣生員外國四書並見論孟。可見讀書之不易。博學也。蠅字不收七虞。蠅字不載正韻。探字初無平音。泗曾觀濶。世多詫為奇文。真囊駝負藥。喧傳良馬。屢背矣。

志不可小。願不可奢。神不可勞。心不可逸。行遠必自邇。登高必自卑。體天地生物之心。以待人。遠古今治亂之原。以為學。不念為名。莫忘殊想。原使天下八百我。不可我負天下。此語如何。

可與言詩

兜肚一名裏胸。在唐稱抹胸。在宋元則稱金柯子。詠之者絕少佳什。惟吾友蔡眉良。曾有外刺千層綉。中藏一棒棉十字。可推絕唱。飯牛亦有七律一章。稿已遺失矣。眉良詠詩時。得雅什五言。如詩壇求大將。酒國發奇兵。求字發字。乃句之眼也。七言如消磨歲月憑軒釣。陶寫精神擁几書。憑字擁字。句之眼。而釣字書字。皆虛作實用。實作虛用也。杜澆花善此格調。後之學杜。當從此等處入手。如眉良之苦心。近有幾人。

畢希卓郎。少年個儒。著作等身。幾弄詩話一種。最為風雅清幽。侍父宦京師。以詩詞馳譽都下。前輩交相推許。目為第二秋帆。日本國名士菊舟。評鐵沙奚囊為王孫官兒。我亦以此贊畢隨園詩孫。袁保香。骨格嶙峋。心腸義俠。真然諾。不安交。當世之狷介士也。詩宗宋。字宗漢。吟詩寫字。每一出筆。蒼老遒勁。神髓俱古。居崇明郭外。小築三椽。學抱甕子灌菜澆花。以為樂。與談世事。淚潸潸濕青衫。殆所謂隱君子。別有傷心懷抱耶。

桐鄉張心蕪。長今又名一鳴。年少多才。仗俠氣。其感懷詩。有獨留肝胆對斜陽之句。因緜交而